

有朋自遠方來

6A 張澤裕

我坐在陽台，手持著一杯溫熱的咖啡，香味撲鼻而來。從咖啡杯像迷霧般不斷上升的蒸氣，我彷彿看見一心坐在對面與我一同品味咖啡，那忽遠忽近的回憶隨蒸氣的上升不斷蔓延。

「有容，這是你的信。」半年前的聖誕節，母親遞了一個粉紅色信封給我，署名「一心」二字。我狐疑地打開，是一張印有自由神像的明信片。我除翻開，上面是一手潦草的字體，信封內還有一幀泛黃的照片，我把目光漸漸移向照片裏一臉稚氣的小女孩。噢！原來是我的小學同學——陳一心。

我與一心在小學時期是一雙形影不離的好朋友，整天黏在一起，活像一對雙生兒。在小五那年，一心舉家移民到美國。那天，我們在機場相擁痛哭，並承諾要保持通訊。在一心離開後的半年，我們每星期都寄信給對方，後來因功課繁忙，通訊承諾漸漸遺忘。如今一心與家人打算於新年回來度假，並要求我當他們的導遊，我當然義不容辭，既可與舊日摯友相聚，亦可一盡地主之誼，可謂一舉兩得。

年廿九當天，我懷著期待的心情到機場迎接一心。他們甫到埗，一心便向我奔跑過來。「有容，好久不見！」一心熱情的拉著我的手。我打量著闊別七年的一心，她的衣著時髦，頭上擱著一頂鴨舌帽，身上的背心及腰，熱褲顯出她瘦削的身材。唯一沒變的，是她那雙懾人的大眼睛。

當晚，我帶一心遊維園年宵，那兒人山人海，好不熱鬧，一心對中國文化似乎十分好奇，不斷嚷著要我介紹中國新年的特色，如紅封包的由來、頭炷香的意義，甚或揮春的寫法，我心裡納悶，難道一心到外國生活後，便漸漸忘記中國文化嗎？難道西方的教育會令人忘本？

年三十日，一心嚷著要喝茶。令我吃驚的是，她並非要上茶樓，而是去咖啡室。「我剛到美國那年，時常懷念香港的茶樓和點心，但漸漸地，我愛上了美國的咖啡，對香港的思念，已不像從前那麼濃厚了。」一心呷著一杯黑咖啡，喃喃地說。聽過她一席話後，我悵然失落，同枱之間，卻好像離千萬丈遠，面前的一心，沒有兒時的稚氣，反而多了一股成熟感，她於我而言，感覺有點陌生，我倆的世界已變得不同了。成長逐漸削弱我們的稚氣，我們在成長的掙扎中長大。昔日的稚氣已不復存在，我們都被迫從一條毛蟲蛻變成一隻翩翩飛舞的蝴蝶，隨著生活環境而改變自己，就像一心由茶愛上咖啡一樣，而亦因環境轉變，令我們逐漸忘記了自己的根，變成蒲公英，隨風飛揚。

四天後的雨夜，一心告辭，我堅持要送她到車站。最後，她攔阻了我：「你教我的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你反正只能陪我一程，就在此止步吧，我會想念你的！」她給我一個擁抱，然後黯然而去。我摸摸沾濕了眼角的淚水，現時已不像從前那般難捨難離，成長就是迫人堅強吧！每個人只能陪你一段很短的路，所以教懂我們學會珍惜，有分離，才學懂要珍惜與親友相處的時間，因為他們能陪你的時間並不長。一心教會我一個道理，要珍惜相處的時光，我銘記於心。

桌上的咖啡已轉涼，香氣亦消失，但我會記著一心所教會我的道理。

教師回饋：以咖啡貫穿全文，首尾呼應；篇章帶出中西文化的差異，饒有教育意義。（楊華老師）